

枣香

□ 竹马

又到了红枣上市的时节。街上又多了许多卖枣的人们，用乡下常见的那种柳条编织的篮子盛了红枣，沿街叫卖。

农民盛枣的篮子通常都大得有些夸张，仿佛能盛下一头小猪崽。新漆的红漆有一些张扬，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篮子是新的。像是头次进城的乡下女孩儿，秋日的艳阳下，一颗颗枣儿红着脸躲在篮子里，怯怯地望着市井繁华。大红枣，大篮子，一个质朴，一个无华，两者是那样的相映成趣而又搭配得恰到好处。

这令我想起了乡下的老家。在故乡夹河，伊水村前流，洛水村后过，这里到处是夏商时代遗留下来的遗址与墓穴，整块土地都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古典气息。在泥土呈咖啡色的田野上，疯长着小麦、油菜和玉米，美丽的鸢尾花，以及挂着红玛瑙般晶莹闪烁枣子的枣树。中秋时节，满树的枣子也都熟透了，整个村子都沁润着红枣那种甜甜的味道。父辈们在忙着收获玉米，女人们则挎了装有月

饼、枣花馍、油条的篮子在溶溶的月色里走亲戚。

杜甫老先生回忆他童年时贪吃红枣的情景时说“庭前八月枣梨黄，一日上树能千回”，这样的感觉我一样有。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，说是老枣树，其实也不算老，我们兄妹三个老大出生时父亲栽的，如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。在俺那地方有句老话，“五谷加红枣，胜似灵芝草。每日食仁枣，百岁不显老。”在我的记忆里，来了客人家里泡的是红枣茶，八月十五家里蒸的是枣花馍，就连我们兄妹几个谁生了病，熬药也离不开红枣。

我问过一个老中医，说红枣归于补气药类，性味甘平，有润心肺、止咳、补五脏、治虚损的功效。母亲说，是有了红枣的滋润，我们兄妹几个才平平安安地长大。这些年，为了生计我四处漂泊，风尘的心灵早已麻木，少有感动的时候。但故乡八月红枣的甜香，一直是我生命中温暖的底色，给我安慰，给我勇气。

因为工作的缘故，常常熬夜。母亲就把家里的枣洗净晾干，然后再搭公交车给我送来。我说您都恁大年纪了，别来回跑了。母亲却依然固执地送红枣，而且非要亲眼看我吃上几颗，或是泡上一杯红枣茶，母亲才放心。多少次写稿写到深夜，取几颗红枣，泡上一杯茶，看着已经有些干瘪的红枣重又变得红润饱满，晶莹剔透，在红枣的香甜里，我的眼中常常不觉间含满了泪水。

曹清华先生在“顽猴探头树枝间，蟠桃哪有灵枣鲜”的诗里把枣儿比作顽皮的猴子，而我却固执地认为红枣一直都是女性、温暖、质朴的意象。在各种喜庆的年里，红枣都是那样的不可或缺。在人们的心里，红枣早已成了幸福、美满和吉祥的象征。

就像一条温温润润的母亲河，红枣默默地滋养着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。上市的枣儿，弥漫的不仅是清香。

会说话的月饼

□ 小蜜

在城里买房之后，我就把住在乡下的母亲接了过来，没想到母亲并不开心，常常抱怨说，在城里住没有一点人情味，根本不如乡下，上下电梯也没人说话，住对门的也不经常串门……

我总是耐心地开导她慢慢适应，并且千交代万交代，不要轻易和陌生人打招呼，不要轻易和住人们打交道，在城里都是关起房门过自己的日子，你要总是和人没话找话说，人家也许会说你别有用心。乡下的乡亲们是在一个村子里住了几十年的，亲热点儿是正常的，城里就不一样，大家谁也不认识谁。

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听进去，但她的眼神里分明写着失望。也是，在乡下人缘特好的母亲生性喜欢热闹，最喜欢和乡亲们拉拉家常。现在我们一上班，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，的确有点无聊，但我想母亲会慢慢适应的。

那天下班回来，母亲意外地神采飞扬，在饭桌上兴冲冲地宣布快过中秋节了，她要自己做月饼。本来想阻止她，现在啥馅料儿的月饼没有啊，啥月饼买来不来啊，后来老公示意说，也算是给母亲找点事做，不至于太无聊。

于是，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好啊，确实有好多年没有吃过您亲手做的月饼了！”这以后，母亲就上了心，先剥好了瓜子、花生和核桃仁，掺上桂花和冰糖渣儿。然后撒上青丝红丝，再浇上香油，拌上点儿湿面粉，制成月饼馅。然后，用香油和面，用擀面杖擀成圆圆的小薄饼，包上馅，开始烘烤。

因为忙着做月饼，母亲倒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致，我们也没有在意母亲做了多少月饼。

有天晚上听到门铃响，透过猫眼看到是陌生人时，我本能地想，是不是母亲总跟人家说话，让人家疑心了。正这么揣测着，母亲笑容满面地开门把人迎进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特意来感谢母亲送的自制月饼的。

就这样，中秋节前几天，家里陆续都有人来做客，也从那时候开始，楼上楼下的住户们见面开始热情地打招呼，不再冷冰冰的了。

我跟母亲开玩笑：“您老太厉害了，就凭几个月饼就让住户们亲近了！”母亲自豪地说：“那是，我的月饼可是会说话的，里面写的话就是——远亲不如近邻，我们愿意与您交好！”我知道，这是母亲来城里之后最开心的时候，也是我们过的最和谐的中秋节！

中秋佳节忆恩师

□ 张丽敏

桂花开了，飘香满园，又是一年中秋节。

西宇先生是我的恩师。读研时，每逢中秋节，他总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个月饼，说“过节了，不能回家，大家聚在一起吃个月饼，希望你们都能生活团团圆圆，学业圆圆满满。”

西宇先生是全国教学名师、法学权威……头上有数不清的光环，从先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。每次考研过后，便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先生，希望成为她的学生。先生选学生从来不考虑所谓的“关系”，不顾忌院长还是其他领导的面子，严格按照导师选拔程序办事。我这个毫无“背景”的人也因此有幸投到先生名下。

西宇先生爱笑，总是不笑不说话。带我们时，先生已过不惑之年，但脸上仍然洋溢着少女般的笑容。无论我们做错什么，先生总是面带微笑，谆谆善导，从不批评我们。研二暑假过后两个月，仍没见到先生。听说她离了婚，患了乳腺癌，去做了手术。再见先生时，已瘦得厉害，走路略显蹒跚，站一会儿便满头大汗，但只要站到讲台上，依然笑声爽朗、神采飞扬，仿佛那些苦痛的事都不曾发生在她的身上。

西宇先生是有名的严师，是学校“四大名捕”之一，凡是有先生监考考试，任何人的小动作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无论是论文还是平时作业，先生总会帮我们审阅，修改每一个标点。实践环节，我们评阅本科生试卷，学校要求误差率不超过千分之三，先生要求我们不超过千分之二。先生常教导我们，作为法律工作者，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和疏漏。

与先生相处只有三年，足足让我受益终生。月儿圆了，照亮远方，先生您还好吗？

铺床

□ 马玉红

韩老师家大儿子要结婚了，街坊邻居都去帮忙。

我和霞姐的任务是头天晚上为一对新人铺床。铺床时要说一些祝福的吉利话。一进新房，霞姐就说：“开始铺床，铺富贵，铺吉祥，铺个金玉满堂。”在这融融气氛中，橘红灯光下，一幕小小的轻喜剧开始上演。先铺褥子，她说：“四角一摸，五子登科，当中一按，生对状元”。接着铺床单，她说：“我把床单铺得齐，生个孩子当主席”。一屋子的人都笑了，说：“这孩子了不得！”铺床要铺四层。我们层层铺上去，霞姐开了腔，像唱词似的说：“床单铺成双，祝新郎新娘事业辉煌！”

铺好床，还要往床上撒一些有吉祥象征意义的果实。我抓了一把红枣，霞姐抓了一把花生，撒在铺好的床上。霞姐又念叨了：“你一把，我一一把，早生一个胖娃娃”。接着霞姐又撒了一把桂圆，我撒了一把莲子，霞姐说：“东一把，西一把，生个贵子上清华”，我也忍不住笑了，插了一句：“不上清华也能上北大！”

好戏还没完。撒完吉祥果，得拉拉拨拉，霞姐说：“拨拉拨拉撒撒，盛开一朵心花”。我们仔细把果实摆成一个心形，心形中央放几个欢喜（家乡人把做成球形的大米糕叫“欢喜”，有“欢欢喜喜”之意），上边放几颗糖果，所有的果实都像跳舞似的，整体造型非常漂亮。这时霞姐说：“床已铺好，金银财宝都往屋里跑。”

当日晚，我俩还要去送房，重点是装枕头。先将枕套口朝上摆好，霞姐说：“枕头口朝上，生个孩子白胖”。接着是装枕芯，霞姐说：“枕芯朝左，孩子长大出国留学”。我故意问霞姐：“枕芯朝右该咋说？”霞姐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枕芯朝右，孩子将来能当教授”。我又问：“枕头朝一边儿呢？”“枕头口朝一边儿，生个孩子能当官；枕头口朝下，一胎生俩！”终于把枕头装好了，我们端端正正把枕头放在床头放好，说：“枕头已装好，愿新郎新娘白头偕老。”

铺床，本来被认为是老套的婚俗，这次被头脑灵活的霞姐一番伶俐齿齿演绎得雅而不俗，连珠妙语使人啧啧称赞。



“枫叶杯”征文选登

去爱你所过的日子

□ 苗君利

小时候曾做过无数次的梦，也有过许许多多的理想，却从没想过长大后的我会和讲台结缘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教师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发现生活很寂寞，枯燥，整天备课——上课——改作业——吃饭——睡觉，学校和家两点一线构成了生活的全部。单调的生活粉碎了我多彩的梦，阻隔着我前进的脚步……渐渐地，我失去了快乐，失去了热情，失去了自信。直到一次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——生活不是过你所爱的日子，而是去爱你所过的日子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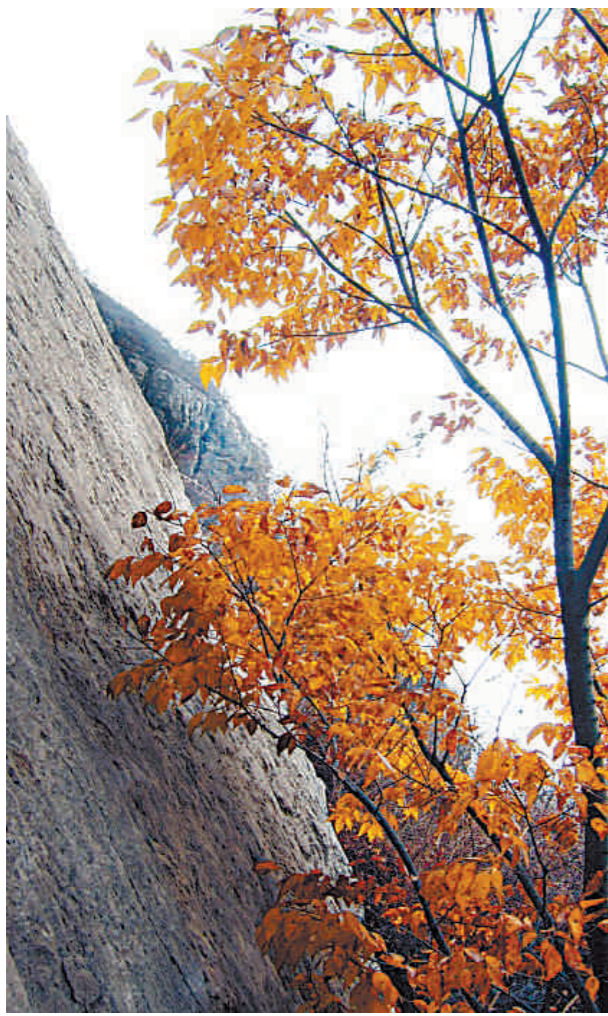
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动，是啊，人应该去爱当下所过的日子。我的心情豁然开朗，仿佛一下子变得阳光明媚起来。为了上好一堂课，我为寻找诸多资料而费尽心思，为设计课堂活动而反复推敲……付出总有回报，由于准备充分，我的课学生总是听得特别认真，教室里绽开的是灿烂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！世间竟有这么多纯真美丽的面孔，而且就在我身边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？

当下的日子，总是最好的日子。我惊奇地发现很多的幸福每天都紧紧地围绕着我。一个个后进生的点滴进步，一件件精巧的手工制作，一封封学生的来信，一张张学生精心设计的贺卡，一句句暖心窝子的悄悄话，一幕幕难忘的瞬间……都成为工作中幸福的音符。还有课堂上那一双双充满天真与幻想，充满敬慕和渴望的眼睛，竟也是那样让人迷恋和陶醉。

我知道，今天树枝上的一个小芽，明天就是一片翠绿。任何参天大树，都是由稚嫩的树苗长成的。而这个神圣的成长过程，我也参与其中，这让我体会到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。

去爱你当下所过的日子，你会更加淡定和从容，你会更加优雅和自信。

“家和杯”摄影大赛作品欣赏



一树秋 王建坤 摄



金菊闹秋 苗佳 摄



希望 王建功 摄



秋日下的篮球架 王志飞 摄

家和杯摄影大赛
作品赏析 <http://www.lyyfq.gov.cn>

张道师堂的传说

□ 高西虎

在万安山上有一座古庙——“张道师堂”。关于“张道师堂”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
话说万安山西端峰峦叠起，悬崖如切，树木森茂。两峰夹拱之处甘泉喷涌，雪瀑如倾，置身其间顿感神清气爽、飘飘欲仙。

瀑布深处掩藏一道山门，上嵌一道匾额，书“张道师堂”四个大字。内入山门，依山势建有一座古庙，庙内柏树参天，郁郁葱葱，东西各三间厢房，后有正堂，正堂之后又有三孔砖窑洞。

庙里住着一位老道和他的几位徒弟。老道姓张，身高七尺，为人谦和，知识渊博，年逾七旬仍身轻如燕，鬚发如墨。张道师和他的几位徒弟平日除了打坐念经，还耕种着庙前几亩月牙形的梯田。适逢农闲，老道还带领弟子打柴烧砖做瓦。山下周边有潘沟、赵沟、周家沟、西山张等村，凡村里穷苦百姓建房用砖用瓦，他都慷慨捐赠，但若是地主老财使用则要收钱，此举便遭到财主们的忌恨。

这年的三月底四月初，正是麦收前的大忙时节，

央他干活的人先后前来，有的要求帮忙锄红薯，有的要求帮忙锄棉花，他都一一应承。到了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，太阳火辣辣的，几位提着馍篮、饭碗给张道师送饭的老人、妇女在潘沟村口的小道上不期而遇——

中年妇女问：“他大伯，你这是给谁送饭呀？”老人说：“我老了，又有病干不了活，就请了张道师来帮着锄红薯。”

妇女愣住了，说到：“你搞错了吧，张道师明明一大早就来帮我锄棉花了。”

送饭的人面面相觑，众人寻思到，张道师平日为人厚道，怎会“一女二许”？于是众人决定上山看个究竟。当众人爬上山岭，四周一望，全被吓坏了：北洼的地里是张道师、西岭的地里是张道师、南沟的地里还是张道师……十几块地里都有张道师头戴麦秸帽躬身锄地的身影。

莫非遇到了神仙？大家决定回到村里的祠堂商议此事。

祠堂里人声鼎沸，穷苦人说：“张道师纵有分身术，咱也再怕，他给咱干活又不要钱，多打粮食

了咱们就不用受饿，多好呀！”倒是那些财主们心中甚是不安：“这些穷鬼都有粮吃了，谁还来借粮借钱，谁还来给咱们当长工？”嘀咕一番后便悄悄溜出祠堂。

几个地主老财一出祠堂，唤了家丁，一行人凶恶煞直奔张道师堂，一番搜寻后闯到窑洞前，把守洞口的小道童上前阻拦：“师傅正在练功，任何人不得惊扰。”不等童子说完，他们推开童子闯进洞内，只见张道师正襟危坐，如熟睡一般。众人上前抬起张道师的身躯便走。

且说张道师正在地里锄得起劲，顿觉天旋地转，浑身无力，掐指一算：糟了，躯体被谁挪动了。腾空一看，那些人已把张道师的躯体放入地窖，正在封土。张道师惊呼：“啊，我的魂不能附体了！”张道师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这些财主和家丁就化作满地的石头。

后人为了纪念张道师，就在山上修了一座庙，至今香火不断。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二，前来赶庙会的群众络绎不绝。

